

“什么 X 不 X” 构式的认知研究

钟丽萍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什么 X 不 X” 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极高, 主要用于表示否定的含义以及说话者的不满情绪, 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一构式常见于非正式口语交际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构式。通过对此构式的研究, 有利于加强对其本质的认识, 从而对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提高教学工作者的教学效率。

关键词: “什么 X 不 X” 构式; 构式语法; 句法功能; 否定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什么 X 不 X” 构式最早出现在学者们关于“什么”的非疑问用法的相关研究中。在这一时期, 该构式多数仅作为研究“什么”非疑问用法的例证, 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深度重视。王力(1944)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探讨“什么”的用法时, 将“什么 X 不 X”构式作为例证, 表明当“什么”用在否定或者是反话语中, 它表示的是坚决的否定或者强烈的反驳。丁声树(1961)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这一著作中指出“什么”除了表示疑问, 还可以用来表示反问。他认为“什么”加上上文中别人所说的话, 表达说话者不同意, 不赞成的态度, 即说话者的反问语气。赵元任(1979)和吕叔湘(1980)列举了类似构式“什么 X”, 表明“什么”可以用来表示否定的意义, 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及“什么 X 不 X”构式。由此可见, 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对“什么”的否定用法研究多见于词汇和语法的相关著作中, 且大多数都并未注意到“什么 X 不 X”这一构式的特殊性。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 “什么”的否定用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邵静敏(1989)明确提出了“什么 X 不 X”格式。她认为这一格式是否定性“什么”出现的五种格式之一, 表示说话者对 X 的正反两面都持有否定态度。同时, 她指出在这一格式中, X 词性不受限制, 且名词也可以被“不”修饰。此外, 李一平(1996), 王海峰(2003), 姜炜、石毓智(2008)等对“什么”的否定用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 “什么 X 不 X”都只是作为例证, 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 对“什么 X 不 X”构式的专文研究也逐渐增加。叶川(2005), 王庆(2012), 左娜娜(2012)都从句法, 语义, 语用三个方面对该构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学者们对该构式的不同角度的细致研究, 加深了我们对“什么 X 不 X”的全面认识, 为后续的研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语料库中该构式的数据, 我们发现当该构式在不同的语境下, 它所否定的具体对象不同。本文旨在探究该构式成分特征, 语境的不同对构式否定对象的影响以及该构式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机制。

2. 认知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 它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并且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学领域中的一大热点。构式语法指的并不是某种单一的语法理论, 它表现为一种语法理论模型, 代表的是一种语法研究理念。构式语法包括 Goldberg(1995)为代表的构式语法, Kay & Fillmore(1999)提出的构式语法, Croft(2006)为代表的激进构式语法和 Bergen & Chang 提出的体验构式语法。Langacker(1987)把他的认知语法也作为构式

语法的一种。

Goldberg (1995) 认为, 和生成语法所不同的是, 生成语法重视普遍原则而排斥构式的存在, 而构式语法则认为以词汇为基础的或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无法解释语言中所有的语言数据。具体的语义结构和与其相关的形式表达必须被看作是独立于词项而存在的构式。Goldberg (1995) 给出了构式的定义: 当且仅当 C 作为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Fi, Si>, Fi 的某些方面或 Si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从已经确立的构式中精确地推导出来时, C 就是一个构式。在她随后出版的专著中, Goldberg 又对构式的定义进行了修改, 认为一个语言结构, 即使能够被完全预测, 但只要该结构有足够高的出现频率, 它也能被视为一个构式。构式意义除了指传统意义上的语义, 它还包括语言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语境、预设、蕴含等语用义。

构式语法理论的诞生不仅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角度的新的研究方法, 还同时扩大了语言研究的视野和范围。该理论拥有强大的解释力, 它能够帮助我们探究一些先前不好解释、或先前想不到如何去解释的语法现象。目前国内学者对构式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对构式语法的评介; 二是运用构式语法理论研究汉语事实。

3. “什么 X 不 X” 构式的句法功能

通过观察语料库中的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X 不 X”可以出现在句子中的不同位置, 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

首先, 该构式可以充当独立分句。例如:

- (1) 一些乡村干部认为, “什么法不法, 我负责这块小地盘, 就得我说了算”。(《人民日报》)
- (2) 此时, A 企业的经理拍案而起, 并大声吼叫说: “什么侵权不侵权?! 一项发明创造成果谁都可以用嘛!” 因而拒不接受处理决定。(《人民日报》)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虽然该构式充当独立的分句, 但是在该构式后面, 一般会紧跟着一些句子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更加具体的信息。

其次, 该构式可以充当宾语。例如:

- (3) 老关见李文闹李文武这样通情达理, 心中倒十分感动, 拍着手说: “亲家人都死了, 还说什么麻烦不麻烦! 我尽我的能力罢了!”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 (4) 换言之科学用语不能搞标奇立异、与众不同那一套。譬如说, 如果甲心目中的原子和乙心目中的原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那就不必谈什么科学不科学了。当然, 现有用语不够用时, 绝对有创造新用语的必要。(《读书》)
- (5) 老太婆可真着急了, 翕动着干瘪的双唇: “我们穷人家娘儿们还有什么月子里不月子里的, 还不是养下来过了三朝便煮饭洗衣?” (《散文 2》)

此外, 该构式还可以充当定语。

- (6) 这可不是什么爱不爱的问题, 真家伙, 要到农村里去受一辈子的苦, 遭一辈子的罪, 爱有什么用? 不能当饭吃, 不能当衣穿, 也不能两个人整天都睡在被窝里 (陆文夫《人之窝》)
- (7) 经过就是这样。并不存在什么误会不误会的问题。他们很不高兴, 认为我的朋友小题大做。说我父亲送给他们的烟, 是冒牌的云烟, 质量劣得根本没法吸。(梁晓声《冉之父》)

最后, 该构式可以充当主语。

- (8) 现在, 有少数领导干部, 片面地认为, 只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就行, 什么政治不政治的都无所谓。(《人民日报》)

- (9) “什么打算不打算当牧师，你已经是教会里的人啦！”牧师说。（《人性的枷锁》）

4. “什么X不X”构式与否定

尽管很多学者致力于“什么X不X”构式的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仅把该构式作为一个简单的句法结构，并且很多研究都处于描写阶段。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为该构式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探索构式的成分特征、语境的不同对构式否定对象的影响。

4.1 作独立分句时构式的否定分析

通过对语料库中语言数据的分析，该构式可以充当独立分句。说话者独立使用该构式，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如：

- (10) 颜真卿扬起眉毛，朝着四个使者骂道：“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八十了，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的诱惑，怕你们的威胁吗？”（《中华上下五千年》）
- (11) 直听那提匣枪的家伙叫骂道：“他妈的屁！什么功高不功高？老子要三百块大洋，五百斤猪肉！”（李晓明《平原枪声》）
- (12) 他被大家喝了下去。“什么歌德不歌德！这都是假话！他该和她结婚！……结婚！”（《读者》）

在例（10）中，通过上下文语境，我们知道使者用“宰相”这个高职位来诱惑颜真卿。该构式并不是否定颜真卿不是宰相，而是表达颜真卿让使者别再拿宰相这件事情说事，自己是不会受他们的诱惑的强烈的态度。也就是说，该构式不是否定“宰相”本身，而是否定“宰相”所引发的事件。在例（11）中，该构式表示的是说话者不在乎功高不功高这样的言语上的夸赞，他所需要的是实质性的物质奖励，三百块大洋和五百斤猪肉。所以该构式在这也不是否定“功高”，而是表示说话者要求对方别再谈论功高这件事情。在例（12）中，为了更好地理解该句子，我们需要对歌德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尽管歌德一生只和一个女人结了婚，但他却和很多女人有着复杂的关系。他总是不断地爱上不同的女孩，但最终都不说再见就逃离了。因此，在这句话中，“歌德”代表的是说话者所厌恶的一种行为标准。说话人认为他别拿歌德当借口，应该和她结婚。

当构式充当独立分句时，该构式否定的是名词所引发的事件。在传统语法中，“不”是不能直接修饰名词的，在该构式中，却可以被大家所接受。这是因为认知转喻机制起了作用。用关键性的这个名词指代与之相关的事件。

4.2 作宾语时构式的否定分析

通过对语料库语言数据的统计，我们发现充当宾语是“什么X不X”构式的主要的句法功能。

- (13) 便在这时，又想到了另一件事：“为什么爹爹妈妈都说，我跟着他们是委屈了我？父母穷，儿子自然也穷，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只怕我的确不是他们亲生儿子，是旁人寄养在他们那里的。（金庸《天龙八部》）
- (14) 等到搽胭脂抹粉的打扮完了，她又有了自信，她还是很强壮，很漂亮，一点都不必顾虑什么健康不健康。她学会了吸香烟，也敢喝两杯强烈的酒。她已找不到了自己的青春，可也并不老苍。她正好是个有精力，有使命，有人缘，有福气的小妇人。（老舍《四世同堂》）
- (15) 然而，她认为，既然贝特顿是个叛徒，心甘情愿出卖国家机密，还管他什么难堪不难堪呢？她想，对忠诚加以衡量——甚至对任何人或事加以判断，这是多么困难

啊……无论如何，煽起一种怀疑，还是值得试一试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目的地不明》）

在例（13）中，该构式作动词“有”的宾语。通过语境，我们知道说话者认为，父母穷，儿子自然也穷，不存在委屈。在例（14）中，主人公打扮完了，又恢复了自信，一点都不顾虑健康，照样学会了吸烟和喝酒。在例（15）中，她认为贝特顿是个叛徒，心甘情愿出卖国家机密，不用管他难堪与否。

当“什么X不X”作宾语时，本文认为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当动词为存在动词“有”时，它否定的是X的存在；二是为其他动词时，该构式得到的都是负面事实的解读，说话人认为结果不好也无所谓，否定的是对负面事情的态度。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充当宾语时，前面的动词大都是表示否定意义如“不顾虑”，“谈不上”等等。“什么”在该构式中的否定含义减弱，虚拟含义增强，且此时什么大多可以省略。

4.3 作主语时构式的否定分析

“什么X不X”充当主语时，后面的谓语形式较为单一。如：

- (16) 戴崴心里暗喜，嘴上谦虚着：“好说好说，我只是想做点事情，什么报酬不报酬的都不是问题。来，喝酒！我也听青青说柯老板是海量，我们今天一醉方休！”

《冬至》

- (17) 白云观有白云观的历史与特色，大钟寺有大钟寺的古迹和奇趣。可是逛的人们永远是喝豆汁，赌糖，押洋烟。大钟寺和白云观的热闹与拥挤是逛的目的，什么古迹不古迹的倒不成问题。《老舍长篇2》

- (18) 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作家文摘》）

在例（16）中，戴崴认为自己只是想做点事情，给不给报酬都没有关系。在例（17）中，作者认为人们去逛白云观和大钟寺，主要是去喝豆汁，赌糖和抽洋烟。至于这些地方是不是名胜古迹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在例（18）中，冠华认为部长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是空的。当这一构式充当主语时，其表示说话者的不偏向，对“X”和“不X”的态度是中立的，偏向客观。本文认为这是受后面的谓语动词所影响。

4.4 作定语时构式的否定分析

“什么X不X”构式可以作定语，修饰后面的名词。同时，当它充当定语时，句子中的谓语动词主要也是否定意义的动词，如“不存在”、“不是”等等。

- (19) 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梁晓声《冉之父》）

- (20) 贾大奶奶和费亭美谈了一阵以后坐车回去了，据说费亭美也没有让步，她认为贾家和柳梅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什么交人不交人的问题。（陆文夫《人之窝》）

在例（19）中，儿子认为他所做的和权力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必要的原则，是他所必需遵守的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在例（20）中，费亭美没有让步，因为她认为贾家和柳梅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存在交人的问题。当该构式充当定语时，表示当前话题和X本质上是无关联的，否定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当前谈论的问题和X的两个方面都没有关系。在句子中，该构式主要是表示一种缓和的语气。

5. 结论

“什么 X 不 X”不是一个简单的句式结构，而是一个认知构式。“什么 X 不 X”构式在形式上，可以充当不同的句法功能。这些句法功能导致在不同的语境中构式意义的不同。当该构式充当独立分句时，它否定的是名词所引发的事件；“不”在传统语法中，是不能修饰名词的。这是因为当该构式充当独立分句时，用名词来指代事件，这是认知的转喻机制在起作用。当该构式充当宾语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动词为存在动词“有”，它否定的是 X 的存在；二是为其他动词时，该构式得到的都是负面事实的解读，说话人认为结果不好也无所谓，否定的是对负面事情的态度；当这一构式充当主语时，其表示说话者的不偏向，对“X”和“不 X”的态度是中立的，偏向客观；当该构式充当定语时，表示当前话题和 X 本质上是无关联的，否定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 [1] Croft, W. & D. A. Cruse.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2]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Goldberg, A.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Kay, P. & J. Fillmore. 1999.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J] *Language* (75): 1-33.
- [5] Langacker, R. W. 1987/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代丽丽. 2016. 表否定的构式“什么+X”分析[J]. *语言研究*(1): 86-91.
- [7] 丁声树.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8] 姜炜, 石毓智. 2008. “什么”的否定功用[J]. *语言科学*(3): 270-276.
- [9] 李一平. 1996. “什么”表否定和贬斥的用法[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02-108.
- [10]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1] 邵敬敏, 赵秀凤. 1989. “什么”非疑问用法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1): 26-40.
- [12]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4): 268-275.
- [13] 王海峰, 王铁利. 2003. 自然口语中“什么”的话语分析[J]. *汉语学习*(2): 21-29.
- [14] 王力. 1944. *中国现代语法*[M]. 云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15] 王庆. 2011. “什么 X 不 X”结构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 [16] 叶川. 2005. 析“什么 X 不 X”句式[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 59-62.
- [17]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8] 左娜娜. 2012. “什么 X 不 X (的)”格式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A Cognitive Study on *Shen me X bu X* Construction

Zhong Lip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As a structure full of intense subjectivity, the highly frequent Chinese construction *Shen me X bu X* is mainly used to indicate negative meaning an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speaker. It is usually seen in informal oral communic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eighties of last centur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is construc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se researches are conducive to reinfor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it, which can guide the work of foreign Chinese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he teachers.

Keywords: *Shen me X bu X*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function; negation